



杨建明(右一)指导村民排练节目

立夏过后,松阳的田野绿意正浓。乡道旁的老祠堂里,一声高腔拉长音调,裂空而出。坐在观众席上的杨建明,身体微微前倾,嘴里跟着轻轻哼。这场戏,他已经看了上百遍。但每次,他都像第一次听。杨建明是土生土长的松阳人。37年前,他成了县文化馆的普通员工,从此,戏和人,便缠绕在了一起。

### 他不是导演,是乡亲

1988年,杨建明23岁,刚进文化馆没多久。他发现村里人对文化的渴望,比想象的还要强烈。那时候人们没有手机,也没有网络。一台乡村春晚,就能让全村人热闹一个月。从那时起,他的春节假期就“没有了”。腊月里,他在各个村里帮忙审节目;正月里,他又会出现再演出现场。一场晚会落幕后,他顾不上吃饭,拎着包就赶去下一个村。村口有人等他,拿着节目单,挠头问:“杨老师,这段能不能再热闹点?”他笑着说:“能。”

每年春晚之后,他就开始忙新一轮下乡演出。哪里需要他,他就往哪里去。37年来,他组织、策划、导演了600多场文化活动,曾有人开玩笑说,杨建明是松阳最熟悉地图的文化人——203个行政村,没有一个他没去过。

很多村民记得他,不是因为电视里看见过,而是因为春节陪自己排过晚会节目。“只要大家叫我,我就来。”他说这话时,语气轻,像是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。

### 抢救一个正在消失的剧种

真正让杨建明沉下心来一辈子去做的事,是守护松阳高腔。

松阳高腔是浙江省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,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,被誉为“戏曲界的活化石”,2006年还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但和不少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,松阳高腔在传承中也一度面临剧目流失、后继乏人、市场萎缩等问题,真正能唱下全段高腔的人越来越少。

“老一辈的高腔艺人没有规范的剧本,每次演出的台词都不完全一样,不抢救,就来不及了。”杨建明说。

那几年,他几乎天天往山里跑,走访老艺人,整理校对松阳高腔曲牌,记录19个传统大戏和30余个折子戏,通过简谱

和五线谱记录、视频录制、剧本记录,他带着团队整理出98支曲牌,其中唱腔曲牌76支,器乐曲牌22支,为松阳高腔留下了传承的范本。

他不是唱高腔的人,却成了这个古老剧种最执着的守夜人。

### 一个人的牵挂,一群人的戏

抢救是为了传下去。这件事,杨建明一直记挂在心。

为此,他组织开展了传统剧目复排工作。折子戏《碧波潭·拔鳞》《八百两》、唱腔片段《率将士闯天门》《鲤鱼记·花园相会》等相继展演,沉寂多年的高腔曲目重回大众视野。

有人说他“太认真”,他却说:“再不认真就没戏听了。”

在他的奔走下,松阳有了高腔传承中心、专业剧团,有了常态化演出剧场,甚至通过短视频,在网上收获了一批年轻票友。

过去37年来,他致力于深耕地方非遗保护和传承,创编越剧《张玉娘》、松阳高腔红色革命题材剧目《督察风雷》,推出松阳高腔国风歌曲《拜刀记》《松州令》。在他的推动下,松阳成立了全市第一个非遗保护协会,建成了全市第一个国有戏曲院团,创成了省级非遗田园文化生态保护区。

与此同时,他还努力促成了规范化的人才培养机制——松阳专门委托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开设松阳高腔班,首批15名小学生将在6年内完成学业,成为松阳高腔新一代传承人。

2024年8月,松阳高腔剧院里,一群年轻演员完成了结业汇报演出。他们的唱腔还不算老练,但眼神清亮、台风稳健。唱到高潮,有观众跟着哼起来。杨建明听着听着,眼眶红了。

这些年,乡村春晚越办越热闹了,唱高腔的孩子也多了起来,杨建明反而安静下来。

如今的他,更愿意坐在观众席上,听着你方唱罢我登场,看着一出出古老的剧目,又重新登上舞台。

# 他用37年,把一出老戏唱给未来听

记者 徐子涵 通讯员 叶梦雨

# 跨越血脉的40载清明祭扫

记者 徐子涵 通讯员 范正民 李泽华 胡珊珊

4月4日,清明节。79岁的吴小青,缓缓登上庆元县濠洲街道大济村的仙宫山。他身旁,是老伴和儿子吴复久。三人默契而安静,一如过去40多年里的每一个清明。

祭扫了祖坟后,他们又来到相距30多米的一处孤坟——孔繁豪之墓。一个陌生人的墓。

吴家与孔家没有亲缘关系,连籍贯都不在同一个地方。可就是这座坟,吴小青一家祭扫了40多年,从来不曾懈怠。

这个故事,要从80多年前说起。

1939年夏,抗战正酣。孔氏南宗第73代奉祀官孔繁豪奉命护送国宝“孔子与亓官夫人楷木像”离开衢州,躲避战火。一路辗转,几经波折,他带着家眷,秘书抵达龙泉县文庙。当时,文庙已被流亡至此的杭州师范中学借为校舍。于是,在龙泉县政府的安排下,孔繁豪一行在八都镇李家祠堂落脚。

1940年冬,日寇兵锋逼近丽水,孔繁豪再次护像转移至庆元县大济村,寄居慎修堂。国宝被供奉在木龕内,慎修堂也因此成为流亡的“孔氏南宗奉祀官府”。

那时,吴小青还没出生。1944年10月,孔繁豪客死他乡,终年54岁。棺木暂厝村外一隅。战乱年代,无人问津,渐渐被遗忘。

1979年,吴小青30出头,正张罗着建新房。他向乡亲买下了三处老屋,其中一间,紧邻一处破败的房子——屋顶没了,杂草齐人高,腐朽的棺木与遗骨散落在地。

“那是孔繁豪的遗骨。”有人告诉他。

吴小青没多想,便向村民置换了这间房,又雇村民按本地风俗将遗骨入土。他选了一块村里的“公共山地”,离自家祖坟不远。他说,这样一来,以后自家扫墓的时候也能一并照料。

“孔先生是我安葬的,扫墓这事就不能撒手。”吴小青这样想,也就这样做了。

年年清明,风雨无阻。村里人见惯了,也没谁多问,他也从未提及。在吴小青的心里,这不过是应尽之责。

这样坚持了20多年,直到2002年8月29日,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打破了沉默——孔子第75代嫡长孙、孔氏南宗家庙管理委员会主任孔祥楷先生,来到了大济村。他是来“寻根”的,也是来凭吊先祖孔繁豪的。

那一年,吴小青56岁,头发已经花白。自此,吴家的善举才渐渐传开。

但扫墓这件事,还是吴家在做。他们没有停下。

吴小青第一次建房时,专门在屋子的一角留出一块空地。那里,是当年孔繁豪棺木存放过的地方。他觉得那块地不能占,要空着,作为纪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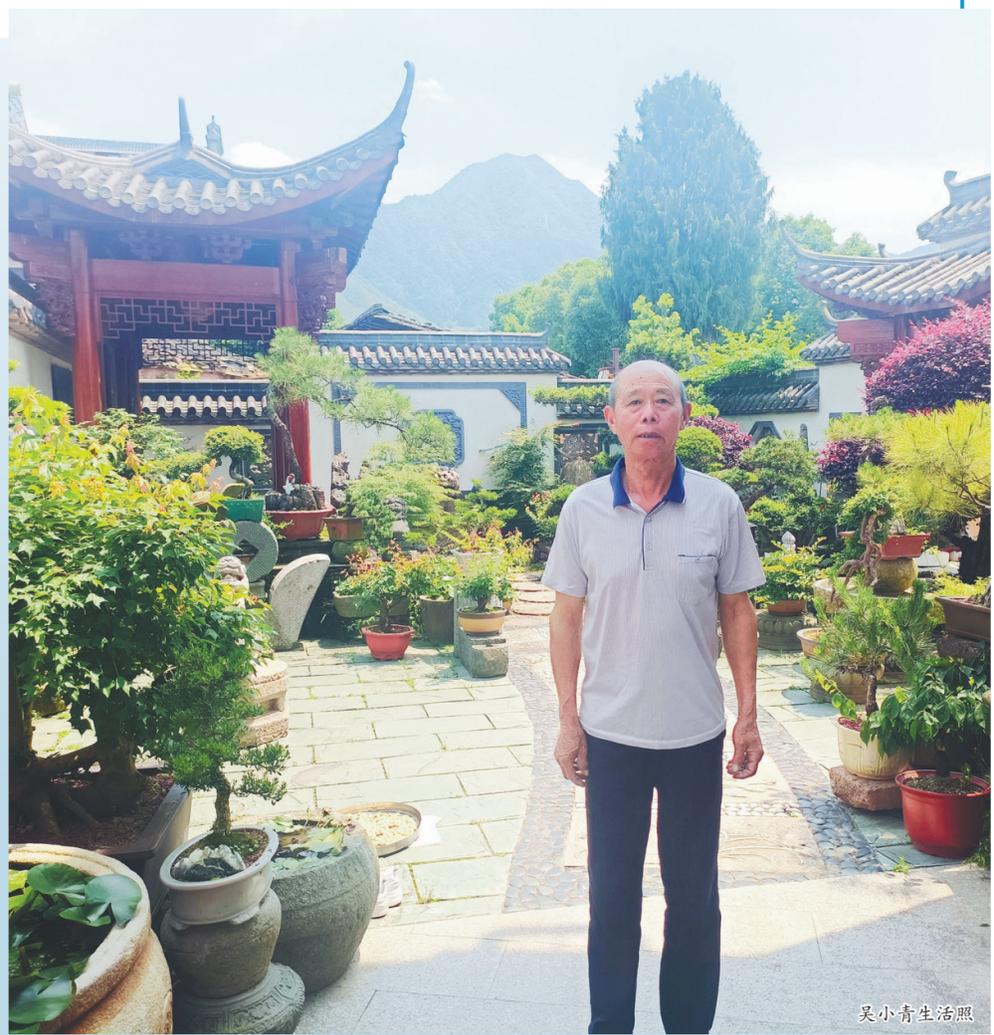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,儿子吴复久重建房屋,也保留了那个“缺角”。这在农村,从风水格局来看并不好。但他们并不在意。“我们不是为了做给谁看。”吴复久说,“就想着要做一件事,就得做到底。”

21年后的2023年5月,孔繁豪墓地又迎来了一位访客。庄月江,衢州市孔子学术研究会原秘书长,2002年曾随孔祥楷先生造访大济村。他再次站在墓前,献上鲜花,并走进了吴小青家,代表已逝的孔祥楷先生向吴家致谢。

再一年,2024年4月,孔祥楷之子孔立专程登门致谢。他握住吴小青的手,久久不放。

如今,山上的老树依旧年年发芽。吴小青的脚步慢了不少,但清明的路他还在走。今年,他再次叮嘱儿子:“以后,不管我在不在,这墓要一直扫下去。”

他没说过“为谁”,也没说过“为什么”。但那份沉静的执念,早已深深写进这山路、墓碑,还有他一天的日子里。



吴小青生活照